

科技的发展与道德的不安：迎接信息社会带来的道德挑战

但昭伟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摘要：科学或科技的发明与使用往往会予社会成员不安之感。这种不安之感的起因大致有三。一是担心新科技或新科学可能会在根本上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二是担心新科技（新科学）的发展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三是不欢迎新科技（新科学）动摇了既存的道德观。针对此，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主要的论点有二：一是指出信息科技的发明所带来的不安是基于上述三个理由；二是论证信息社会带来的不安虽然可以理解，但不是完全必要。

作者认为，科学和科技的发明及进展绝不会——也绝不应——因为一般人的道德不安而停止，我们该做的是尽量调整我们的道德观，使之能容纳新科技（新科学）的进展，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可能就是这样的道德体系。

关键词：道德不安、信息社会、个人主义

一、John Stuart Mill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版的《效益论》中，一开始就指出，人类在千百年来累积的知识已相当可观，但惟有在「道德」方面的争议还是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也就是看到这样的事实，Mill想要借《效益论》这本书来告诉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原来是「效益」（utility），而不是其它的道德理念。¹

二、Mill的企图显然没有成功，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在诸多道德议题方面的争论仍然没有尘埃落定（也看不出有尘埃落定的可能）。比如说：堕胎是不是道德的？安乐死是不是可行？可不可以进行人类胚胎的复制？可不可以用复制人的技术在实验室中制造活体供我们做器官的采撷，以延长或改善自然人的生命？是不是可以使用让人放松心情机的低阶毒品（soft drugs，如大麻）？人类的物欲是不是可以尽量的予以满足...？在国际社会中，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人，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短期来看，也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

三、在这样的了解之下，科技的突飞猛进，到底会给人类带来福祉或灾难，会促使道德的进步或带来道德的沉沦？也就是一桩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J. J. Rousseau在他扬名立万的论文‘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中，就针对「艺术及科学的重生是否有助于道德的净化？」这问题²，提出他初试啼声但石破天惊的见解。这篇论文的主旨是：文明腐蚀了人心，艺术活动与科学的追求和进步，伴随着的是我们道德的腐败。Rousseau以史实为论证的基础指出，促成科学和艺术的起源与进步，乃是我们人类的惰性和贪图安逸，而科学及艺术的发展会进而让文明社会的道德日趋败坏，终而促使文明的衰颓。Rousseau在论文发表后，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也促成了他自己的反省，在他尔后的论述中，他对稍早的观点虽然有些修正（他后来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道德衰颓的主因）。但Rousseau早期对科学及艺术的猜忌，却反映了千

¹ 参见但昭伟《重读弥尔的效益论》，台北：学富，2002。

² 这边所谓的科学，指的是除神学以外的系统性知识，如自然科学、哲学等。Rousseau的这篇文章来自网路<http://oll.libertyfund.org/Texts/Rousseau0284/SocialContractAndDiscourses/HTMLs/>

百年来有志之士对科学发展的忧心与不信任。³

这种不信任与担心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在这里另外举当代学者，加拿大哲学家Charles Taylor的观点为例，来证明当代人对科学和科技的猜忌。很简单的说，Taylor认为当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的欲望变得相对容易满足，而基于人类趋乐避苦的倾向，我们会容易的把大部分的精力投置在粗鄙欲望的满足（pitiable comforts）上。结果呢？这种倾向使得我们的人生趋于扁平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也不再想去追求那不易完成的梦想。糟糕的是，这种结果会不利于民主社会的运作与落实，若社会中大部分人关心的是自身欲望的满足，那么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就不会热衷，终而民主社会容易落在少数政客的手上，如此一来，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乃至其它福祉就不能确切的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照Taylor看来，在个人主义氛围下的科技发展，到头来反而会威胁民主社会的根本，民主社会所肯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理念（如 autonomy），当然连带的也会受到威胁。⁴

四、在我以上的论述中，Rousseau 谈的是科学（除神学外的系统性知识）进展与道德的关系，而 Taylor 论述的则是科技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科学与科技当然是不同的东西，科学指的是有系统性的知识（如物理学），而科技则是能帮助我们达成现实生活诸多目标的技术（如造桥的技术、交换信息的技术等），科学和科技两者之间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甚么关系。简单的说，假如我们说科学是「知其所以然」的一套东西，那么科技是一套「知其然」的东西。我们造桥的一套技术固然可以奠基于物理学、土木工程学或材料科学，但在某些社会中，造桥的技术却可以不用科学知识，它可以是经验上尝试错误的结果。

虽然在概念上，科学与科技可以是两回事，但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科技往往是同一回事，我们对这世界的了解或系统性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orld），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用来增加我们生活的便利或达成其它生活的目标（如寿命的延长）。

在这样的了解之下，我们在谈科学与道德之间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时，我们谈的也就是科技与道德的关系。

五、在对科学及科技的基本性质与两者之间关系的说明之后，我接着要交代什么是道德。我对道德的认知基本上是遵循A. MacIntyre的路数，和先秦儒家「生生之为德」的看法也接近。⁵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只很简单的说，所谓道德，关系（关心）的是社会整体的生存，社会活动的进行及社会活动行进的顺利、圆满和合理。凡是威胁到社会整体生存暨社会活动的存续，或让社会活动的进行不顺遂、不圆满及不合理的东西（如个人的品行、习惯、心态、思维模式，政府的行政作为或政策），都可以判断为不道德；反之，凡是能维系社会整体的生存，或促成社会活动的进行及合理、圆满、妥当的东西，就可以判断为道德。职业棒球中的诈赌（如球员打假球）之所以是不道德（或不符专业伦理标准）的，就正是因为那样的作为让棒球比赛失去了「竞技」或「比赛」的意义，那样的棒球比赛根本不成为其棒球比赛；观众若发现棒球比赛有诈赌，就会唾弃棒球运动，造成棒运的衰颓。⁶在对基本概念有粗略的解说后，我接着要说明一般人在「科技对道德造成影响」这一议题上的一些看法。

六、我们一般人在想到科技或道德的关系时，往往会对科技的发展与运用感到不安与忧心。我们不安与忧心的到底是什么？我以下指出几点。

³ Robert Wokler, *Roussea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⁴ 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2.

⁵ A. MacIntyre, *After Virtue*, London: Duckworth, 1981.

⁶ 参见但昭伟《道德教育》，台北：五南，2002，1-3 章。

1. 我们最大的忧虑是：科技的发展与运用会将人类带向不可知的未来，甚至可能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

前面提过，道德的第一要务是让人类社会能够持续下去，因此，凡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核子武器的研究与使用之所以不道德，不仅在于它会伤及无辜人的性命，更在于它可能会危及人类的生存。某些人反对核子发电的理由，就在于我们对核能发电的技术没有十足的把握，生怕处理不当会危急我们地球的生态。其它如对基改动物、基改植物或基改食品的担忧与戒心，都是基于类似的理由。好莱坞电影 *Terminator I、II、III*（台湾译「魔鬼终结者」）描述的就是在计算机科技发展 to 某一个程度后，人类制造的超级计算机「天网」（*Sky-net*）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受人类的掌控，还回头过来制造机器人和生化人，企图来消灭人类；*The Matrix*（台湾译「黑客任务」）演的也是同性质的戏。

可能是基于保守心态，也可能是基于「审慎的自保」（*prudence*），凡是危及或可能危及人类大规模生存的科技，我们都会特别小心，甚至小心到提心吊胆的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就会出面来限制或规范某些科技的研发（如对基改动植物研究的规范）。

总之，我们对科技产品的使用及新科技的研发之所以有疑虑、之所以会排斥，也时常想回到过去那样稳定的生活世界，（如回到 *Henry David Thoreau* 的 *Walden*、陶渊明的桃花源），不仅是由于科技可能改变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更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可能会把我们人类都毁掉，或毁掉我们现有的文明，逼迫我们回到蛮荒。

2. 科技的发展可能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而我们对这种可能的改变会觉得不安。我以「基因治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根据台大医院教授谢丰舟的看法，基因治疗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项成熟的科技，因为我们对基因的操控技术还不成熟。但即使如此，已经有很多人在担心基因科技的发展会让我们的世界失控，相关的议题也受到普遍的讨论。比如说，前阵子有人在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基因科技创造出完美的人类（如不太需要睡眠、记忆力及体力超强的人；前些阵子在电视上就看到一个影集中的女主角，是由动物基因移植到人类基因而形成的新人种，因此就有人的智能与动物的敏锐和力气），即便现在这方面的科技还不成熟，但马上引发的焦虑则有：如果使用基因检验来预先择定孕育优秀的胚胎，这样岂不是排除或消灭那些不那么优秀、但一样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如果社会允许这样做，是不是表达对残障者、不完美者的贬抑和歧视？此外，谁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谁是没有偏见的？谁是有资格使用基因科技？还不是经济社会地位上较优越的人！这样岂不加深贫富差距？如果基因强化变得像打疫苗那么便宜，是不是就没有社会正义的问题？还有人会担心，基因强化结果的人还是「人」吗？或者是「超人」？和这些超人相比，原来的自然人都成了弱势，社会是不是会产生新的阶级问题？⁷

同样的，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也会让我们担心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前些日子流行的快闪族，很快的就引起有心人士的侧目，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些惊世骇俗的政治理念，或去打击他们不喜欢的对象；小小的一个快闪族就掀起相当的忧虑，遑论网络世界提供的各种自由，在在意味着原有政治秩序的受到挑战。商业与金融交易的网络化所带来的改变也让许多人担心，网络交易带来的实时性与全球市场的连动性，使得市场在运作时可能引发的危机大为增加（如热钱的流窜造成全球股汇市的崩盘等），其危机规模也不是现有的管理机制所能掌控。个人与机构资料的数字化，也易使个人与机构的财产受到威胁，个人的隐私与安危也不易稳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电玩（继流行音乐与电影之后）也逐渐成为娱乐的主要活动，但电玩所带来的问题似乎更严重，因为电玩对我们感官的刺激似乎更为激烈，

⁷ 中國時報，2002.11.19。

电玩成瘾或因电玩而影响正常生活者比比皆是，在加上电玩的内容常有暴力，也因此会让人担心社会的暴力倾向会愈趋严重。最后，由于信息科技的技术不完全成熟，有可能带来不可测的变量（Y2K危机），加上各种因网络使用而滋生的犯罪，在在会使我们感到惴惴不安。⁸

我们可以从上述议题看出，由于新科技有可能改变原有的社会活动，而我们又不确定新的社会活动会尽如人意，所以大家对科技发展其实是忧心忡忡的，对某些人而言几乎已经引起了焦虑。从近代史来看，这种忧心绝不是无的放矢、莫知所由的。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防科技的进步，就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杀戮之惨烈是亘古所未有的；电视机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往家庭成员晚饭后的相处互动已不复存焉；避孕工具及方法的精进改变了男女两性关系，改变了妇女的角色，也因而改变了其它所有的人际关系；医药的进步改变了地球人口成长的速度。总之，根据过去的经验，科技的进步发展往往会产生一些令人出乎意料的后果。我们根据以往的生活记录来判断，新科技让我们产生疑虑原来是很正常的！

3. 新科技让我们不安心的第三个理由是：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会所造成的后果和我们固有的道德信念产生扞格，而我们往往对固有的道德信念还有相当的眷念，因而会对新科技产生反感。以下是三个具体的例子。

3.1 医学和生物科技的发明，到头来会让我们有造人的能力，在基督宗教的伦理体系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基督宗教对堕胎都已经大加挾伐了，何况这种人造人的可能性）。在基督宗教中，上帝创造人，人是不可以去造人的；假如人可以造人，乃至造万物，人就僭越了上帝，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不可忍受的！

3.2 再假如我们可以去造人，或利用基因科技改良一批新人类，那么这结果会让我们凡人皆平等（All humans are equal）的理念产生动摇。也不用去谈那么远的问题，近几年来新科技的产生，使得许多国家产生一批科技新贵，这批人加速了社会财富暨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使得原本劳工阶级产生了较严重的被剥夺感。这种科技发展威胁我们固有的平等观念，也是让我们对科技发展不太放心的理由。

3.3 不管是中国儒家或西方基督宗教的道德体系，对于所谓道德生活都有一致的看法，这样的道德体系认定道德的人生是以尽义务为主轴，道德的人是能善尽各种社会职责的人，一个道德的人生中，勤奋工作是不可少的要素，道德人就是工作人，道德的人生就是严肃的人生。但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我们休闲的时间增多了，信息科技的发达也让许多人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在人际沟通（如 MSN 及手机等大量使用）及游戏上，这使得现代人更像个游戏人而不是工作人，这些发展在在与我们既有「道德人」和「道德人生」的概念相左。

七、我们对科技发展的忧心和不安不仅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也反映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说英、美两国就曾对人类胚胎的研究有所限制。⁹这种忧虑也反映在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设立、电玩的分类、对个人资料的立法保障等等。

但我们对新科技的忧心应担心到甚么程度？这种忧心应让我们新科技开发的脚步放慢、甚至停止吗？我在这里要简单的回答这两个问题。

7.1 我在前面已点出，我们对新科技的忧心与不安是有恰当理由的，因为新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危及人类社会的延续，或让人类社会产生一些我们不愿看见的情况，这种担心可以说是道德的关怀，也可以说是审慎自保的（prudential）表现。但我们不应让这种道德的关怀

⁸ 參見林杏子編《資訊倫理》，台北：華泰文化，2002。

⁹ J. Harris, *The Values of Life*, London:RKP, 1985.

转变成一种道德的惊慌 (moral panic)，适当的焦虑与关怀是必要的，但道德的惊慌却完全不需要。基于对人性的考虑，我认为我们对新科技的到来固然会有不安，但人性的作用不会让这不安转变为惊慌，因此也不会阻碍新科技的推陈出新。让我在这一点上多做些说明。

人是社会的动物，需要在社会生活才能成为异于其它物种的存在体，才能成就人性 (humanity)、才能求得幸福，所以凡是危及或可能危及社会生活的东西，人类都会极力的去避免。由于新科技的出现往往带有某些不确定的风险，所以我们对新科技的疑虑也就是正常的事。但也因为人类注定会致力于保存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在外在环境变动不居（自然环境及社会人文环境的变迁）及不断追求更好生活（满足各种欲望）的驱力下，人类不由自主的会去了解暨掌握他们所处的世界，新科技的需要就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再者，从人类的发展来看，凡不鼓励科学及科技发展的文明（或对新科学及新科技抱持排斥态度的文明）终究会被淘汰或被宰制（如回教文明、印度及中国），占上风的文明一定会去鼓励科学和科技发展的。也就是在这权力宰制的脉络下，我们对新科技的发展固然可以审慎，但绝不应惊慌。

更进一步说，新科技的发展及运用固然有其副作用，会带来某些负面的结果，但我们不要忘记，新科技的发展原本在满足我们各式各样的欲望（如生命的延长及健康、信息的迅速取得暨有效运用等），作为要去满足自己欲望的生物体，凡能满足其欲望的东西，这生物体都不会放弃，虽然新科技会带来某些副作用，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放弃那更能满足我们欲望的新科技。我们在倒洗澡水时，总不致于把澡盆里的小婴儿也一起倒掉吧！那新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假以时日，会自然的获得解决，我们倒不需太过担心。但退一步说，若那副作用是我们不可承担的重（如基改食物可能严重威胁人类整体的生活），我们当然就会限制那新的科技，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身为人类的我们倒也不会那么固执不通。

最后，新科技的发展不免的会和我们固有道德观产生扞格的现象，但基于道德是来帮助我们生活的，不是来禁锢我们的，道德的观念可以（也应该）与时俱进，假如科技的发展可以让我们不需花许多时间来营生，有更多的时间来游戏，那么多花些时间在游戏（如电玩）上又有何不可？人性是复杂而丰富的，固然有荒唐的可能，但每个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中的事实，会自然而然的让人不致于放肆，所以新科技的发展固然可能与原有道德观相冲突，但假以时日，我们慢慢的熟悉了新科技，新科技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原有道德观念就自然的会调整。假如原有道德观念是我们真正珍惜的，那么新科技的发展也就不会像脱缰的野马，某种形式的道德均衡 (moral equilibrium) 总会出现。

7.2 更深入一点的说，我们道德上的忧虑与不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或许可能会延迟新科技的发展，但长期来看，新科技的发展并不会因为这种忧虑而受阻。我的理由是这样的。

7.2.1 现代科技以科学为基础，而科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并不受道德的约束，即使道德的力量想要去约束，都很难找到着力点。科学的发展主要在满足我们人类两项基本的心理需求，一是好奇心，二是想要掌控我们所处世界的念头。好奇心会驱使我们去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好奇心有时会受到宗教或某些信仰的抑制（如在基督教文明中，对神是否存在的好奇就会受到抑制），但好奇心像是生命之火一样，凡是人类存在，这火就不会熄灭。而我们想要掌控我们所处世界的念头（我们想克服自然，我们想追求舒适的生活，打败对手，满足各种欲望...）也会逼我们去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因为想要有效掌控这世界，就必须确实掌握这世界。

基于人类这两项基本的心理动能，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也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会罢休，科技的发展也同样的会日新月异。在我们了解这世界是怎么回事之后，我们一

定会利用我们的所知，来达成生活的目标。如此看来，科技的发展会像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一个态势。

7.2.2 还有另一个理由让新科技的发展不会因为我们道德上的忧虑而停顿。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流道德观本来对科学及科技的发展就采取了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要较详细一点的说明。

今天主要的文明国家—西方国家—乃至受这些国家影响的地区（如台湾），所采的道德观多少是一套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这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一套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个人主义关怀的主要是人—更精确的说，每一个个人（individual）--的福祉或幸福；而整个的西方文明就在于让个人不仅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生存的自由、快乐与圆满。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把个人当做核心，每一个人（只要有理性且达到法定年龄的人）有最大的自由来追求自己认定的幸福生活（the good life），只要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作为不影响到他人对幸福生活的同样追求或他人的重大利益。在这样简单的叙述当中，值得提的有几点。

第一，平等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当中的基本理念之一。在理论上，支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会有很强烈的人权观念，他们会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追求自己认定的幸福生活，对于那些没有办法或没有能力（比如说生在一个战火频仍或阶级森严的国家、或天生的智能不足…）去追求幸福生活的个人，支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都会抱持着最大的同情心，在必要的时候，也会采取行动来协助那些处在困境当中的人。

第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肯定每个人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追求幸福生活。这样的想法赋予个人最大的自由，而且让个人变成价值的创造者；在社会生活中，国家、政府或任何团体（比如说宗教团体、家族或任何的专业团体）对个人的限制与约束应减低到最低程度，以方便个人去追求自己认定的幸福生活。这样的想法具体表现出来就是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和对个人个性（individuality）的尊重。

第三，个人主义对于什么是「幸福生活」持着开放而中立的态度，只要个人认可且不违反最低道德及法律要求的生活方式，个人就可以追求；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道德上的权利来规划自己的幸福生活，各式各样的幸福生活之间并不构成一个有价值高低之分的层级系统（value hierarchy）。换言之，没有哪一种被选择的生活方式比别的生活方式更幸福一点，凡个人为自己规划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与别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价值上没有高下之分。在个人主义想法中，个人的价值及尊严建基于个人的抉择，否定了个人的选择能力和机会也就是对人性尊严的贬抑！

第四，个人主义对人性并没有很高的期许。东西方有许多的价值体系（如儒家价值体系、佛家乃至道家的体系、斯多葛主义等…），对人性往往抱持着相当高的期望，或者要求个人成圣成贤，或者期望个人能克制心灵当中生物性的冲动和欲望，但个人主义的基本信念则没有类似的要求，只要个人在最低道德和法律限度之内，个人有着充分的自由来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他不必依照别人或任何团体对他的期许来过活，就这一层面来看，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个人去满足各种的欲望，秉持着是相当容忍甚至可以说是放任的态度。

第五，相对于个人有自由追求自己认定的幸福，国家、政府、家庭乃至其它团体，一则有消极的义务不去妨碍个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再则有积极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源（primary goods），使得个人有能力也有机会来追求自己认定的幸福生活。

我认为由于个人主义对个人欲望的满足采取一个较宽容的态度，也充分认知追求幸福人生是个人的权利，所以凡是能促进个人欲望满足、能协助个人幸福生活追求、而又对社会或

他人不致造成伤害的东西，个人主义都不太会排斥，新科技的发展只要不抵触最低道德的要求，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不会太反对。

假如我们今天的主流道德观是儒家、道家、佛家或基督教伦理的体系，那么我们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及欲望的满足，就不会抱持着那么宽容的态度。但由于我们所采的主流道德观是个人主义式的，我们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欲望的满足持较宽松鼓励的立场，连带的，我们对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就比较会采取积极正面的态度。

八.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图像是：一方面，我们对新科技的发展与运用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忧心；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不管明的或暗的却也容许，甚至是鼓励科技的拚命发展。这显然是很矛盾的现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局面？我能想到的有几种反应。第一，继续保持这种矛盾，反正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矛盾的事例（情感矛盾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份）。第二，对科技的发展抱持着较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的态度主要是植基于对人性的了解与信心，在了解科技的发展与运用必然会超越现有道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的道德观，使得科技的发展不致受阻（也就是向前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受制于过去的方式）；当然，一旦我们察觉到新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危及社会生活的存续，我们当然也要及时煞车。第三，增强我们现有的道德约制力量，使科技的发展不得逾越固有道德的雷池一步。

在这三种可能的反应中，我倒希望我们采取第二种。第一种选择会让我们困窘，第三种反应不切实际。让人类生活充满各种可能性，可能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我们对人性可能要有基本的信心和祝福！

九. 让我回到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来谈信息时代的青少年道德教育。根据前面的想法，信息科技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事，信息社会固然有着风险和某些不确定（甚至不可知）的危机，但大致而言，信息科技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满足更多的欲望。想想看，我们下一代子女的日子会比我们过得更精彩与丰富！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

人性和人类的基本处境（**human condition**）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人类因为要营造社会生活，所以那些让社会生活延续、合理、圆满及顺利的准则我们都应（也都会）遵守，相关的美德也应培养，基本的道德原理原则及那些重要的美德是不会变的，即便是信息科技也不会改变这事实。¹⁰ 信息科技的发展是基于人性，它不会逾越人性，也没有那样的条件逾越人性。我认为A. MacIntyre在《德行之后》（*After Virtue*）一书中，早已指出那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美德。¹¹ 在信息时代和社会里，我们道德教育中仍然要培养这些德行，我看不出有任何增删的必要！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道德挑战和以往新科技出现所带来的挑战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以往的挑战我们都过来了，这里的挑战我想也不例外。¹² 大家安心吧！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oral Uneasiness:

¹⁰ 这个说法是受到林彦君同学的启发，请参见他的硕士论文「青少年網路遊戲中倫理問題之質性研究」，台北市立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2005，未出版。

¹¹ 较详细的梳理请参考但昭偉《思辨的教育哲學》，台北：師大書苑，2002，第四章。

¹² 在此可参考The Economist, August 6th -12th 2005, pp.60-63。

The Coming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its Moral Challenges

Jau Wei Dan

Professor, Taipei Municipal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The coming of new sciences or technologies usually bring about moral uneasiness. This uneasiness is generally based on three reasons. First, it comes from the worry that new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may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of life as we are familiar with; secondly, it is derived from the fear that the new waves may turn out to be terminators of human society or human species as many Hollywood films had shown; thirdly, it might be grounded on the reason that the new trend will shake the received moral ideas we hold. Give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the moral uneasiness against the coming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hould be understood along the same line. In addition to this, it is argued that even though the moral uneasiness concerned is understandable, it is, however, unnecessary.

It is also claimed in the essay that the advancement of new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will not, and should not, be stopped by the moral uneasiness that accompanies the advancement. What needs to be done is to adopt a moral framework which can accommoda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Keywords: moral uneasiness, information society, individualism